



^ 16
176
5



明人 卷 176 5



本朝文粹卷第七

奏狀下

左降人請歸京

請被殊蒙 哀憐聽歸京且加身病療

治且訪老母晨昏狀 藤原隆家高二品作

右隆家坐幸以降離家之後日月多移霧露

頻侵山重江復南嶺之藥難採歎深秋切東

岱之魂應迷仍為免遠流無期之科雖仰近



代有例之恩。玄渙未下。抱愁而止。隆家生于
累葉丞相之家。仕於一朝聖王之代。年已弱
冠。未及二九之齡。位忽高貴。初備十六之臣。
為朝為世。雖懸毀謗於萬人之層吻。為家為
門。多施榮耀於一身之面目。爰渥沐恩澤。只
欲仕於君。忽忘惠露。何不忠於公。而無誤坐
配流。是猶少而先老之過也。不犯處重科。豈
非愚而超賢之怠哉。天譴俄臻。人望早背。病

還更發命。已欲終須。只除鬚髮。偏望徃生之
妙果。何必焦肝膽。強待歸參之恩。詔然而被
罪之身。猶恐王程之不緩。無愆之心。深憑朝
議之有許。嗟呼。昔侍鳳闕。已為羽翼之臣。今
在馬州。長作勸莖之士。天性雖愚。忝徵龍顏。
逆鱗之誠。地望雖失。泣仰烏頭。變毛之恩。而
已望請天恩。殊無矜恤。早賜官符。被聽歸京。
將訪晨昏於六旬之老母。令治疾病於三代

之名醫矣隆家誠惶誠恐謹言

長德二年十月七日從二位出雲權守藤

原朝臣隆家誠惶誠恐謹言

省試詩論

請特蒙

天裁召問諸儒決是非今月

十七日文章生試判違例不穩雜事狀

大江匡衡

一諸儒同心不令知匡衡恣成摠落判事

右謹檢案内式云凡擬文章生者春秋二仲

月試畢喚文章博士及儒士二三人省共判

定云云然則匡衡為省輔兼文章博士於評

定場尤為要須之人而諸儒不用匡衡所陳

任情成摠落判論之政道事甚非常存式之

旨何有濫吹

一以學生大江時棟所獻詩大内記紀齊

名誤稱有病累抑留強戾落第事

右件時棟詩諸人之中。適免病累。仍文章博
士道統。朝臣及匡衡。示可擇上件詩之由。而
擇上之儒齊名稱。有下句蜂腰病。確執抑留。
夫蜂腰病者。上句可避之由。見文筆式。因之
先儒古賢不避下句蜂腰。近古之名儒。都良
香奉試聽古樂詩。以卧為韻。其詩云。明王尤
好古。靜聽時臨座。如此則聽與座用去聲。不
為病累。已以及第。自余試用他聲韻。及第詩

等專無忌。下句蜂腰。今案齊名所立之詩。髓
腦下句蜂腰者。是不可避之病也。然則時棟
詩已免瑕瑾。吹毛之求。還為文道之蠹。害加
以此度。試題韻以八字。已同賦體。奇法過差
之試也。往古未聞八字之例。所以萬年已衰
帝德。成王周公之事也。當今宜獻萬年之壽。
如此則揔落之判。有忌諱。諸儒所為無是非。
咸池不齊。度於蛙咬。而衆聽者。惑疑能。不惑

者其唯子野乎。雖云萬乘之尊，難奪疋夫之志。何況諸儒之間，緣底廢匡衡之言，抑先例或及第判，或摠落判。一定之後，若學生所愁，有理之時，改諸儒之所定，有勅召其詩列及第者，不可勝計。延喜則藤原有述，同連純和氣兼濟天曆，則藤原篤茂大江昂吉等是也。何況匡衡苟為儒者所訴之事，盍仰天選儒，有內舉不避親，外舉不仇，唯以進才為業，何

以理才為計，不為私而言，為公訴之。

以前條事言上如件望請。天裁早召問諸儒涇渭試判之事。匡衡誠惶誠恐謹言。

長德三年七月廿日。正五位下行式部少輔兼東宮學士文章博士越前權守大江朝臣匡衡

從五位下行大內記兼越中權守紀朝臣齊名解申進申。

文事辨申文章博士大江朝臣匡衡愁
申學生同時棟省試所獻詩病累瑕瑾
狀

一病累

件詩云寰中唯守禮海外都無怨今案外與
怨同去聲是蜂腰病也詩髓腦云蜂腰者每
句第二字與第五字同聲是也如古詩云聞
君愛我甘猶獨自彫飾君與甘同平聲獨
與飾同入聲是也元

兢曰君與甘非為病獨與飾是病所以然者
如第一字與第五字同上去入皆是病平聲
非為病也此病者輕於上尾鶴膝均於平頭
重於四病文章儀式云蜂腰每句第二字與
第五字同音也不得然者件詩棟詩已犯此
病因茲評定之場不能選上矣匡衡陳云蜂
腰上句可避之下句不可避之髓腦云此病
均於平頭平頭近年以來不避之病也然則

准之平頭不可避者齊名答曰八病之中必
 可避者平頭上尾鶴膝蜂腰等四病也犯平
 頭者或優之或不優之上尾鶴膝蜂腰必避
 之就中髓腦置每句之文所為證詩下句以
 獨與飾為病何更以均於平頭之文背試場
 之恒例謂不可避矣匡衡陳云文筆式無每
 句之文又聽古樂試詩都良香犯此病及第
 依此等例不可避者齊名答云文筆式無每

句之文則省略也詩髓腦有每句之文則觀
 纒也文筆式誠雖省略下句不可避之由亦
 不見若依無每句之文只避第二字與第五
 字者發句上句之外不可避歟加之髓腦文
 章儀式等其心一同也至于良香及第者若
 優名士歟何以本朝隨時之議狠背唐家不
 易之文披陳之旨其理不明者一瑕瑾
 同詩云浴來人盡樂露得世皆喜似玉潤門

千如毛加戶萬

今案上章露字露德之義也下章潤字亦潤德之義也露與潤其義一也二句用之未窺作者之域者也

又云蓬蒿自生厨鳳凰頻集界

今案此題詩義周成王之文也成王時無蓬蒿生厨之瑞而不叙周日之事空表堯年之祥求之文章尤為乖違

又云澤猶覃草木信幾及鱗介日下識葵傾風前看草靡

今案上章云草木下章云草靡草字兩處草義一同著作之趣可為巨害

又云功名朝傳說巧思拉般爾

今案傳說者一人般爾者魯般王爾二人名而并二人對一人况乎般爾之事非帝德之意

又云。辨海浪聲空。堯山雲色靜。

今案此章徒褒堯舜之德。不述成王之義。

時代相違。詞義既戾。就中浪聲空三字。甚

迂誕也。若是海水不揚波之意。與波與浪。

其意不同。可謂大訛。

又云。絳闕仰清景。

風今案清景者。何景哉。帝德之意。其義不見。

又文之荒涼。不知意趣。

右大外記中原朝臣致時仰云。左大臣宣奉

勅。文章博士大江朝臣匡衡奏狀。備學生大

江時棟奉試詩。適免病累。瑕瑾大內記齊名

抑留不選上。諸儒僉議。已為揔落。召問齊名

可令辨申者。件時棟詩病累瑕瑾。共以不免

評定之日。具陳此旨。夫以舉直事君者。臣之

節。掄材薦士者。儒之行也。匡衡非華他而強

愈巨病。吐秀言而獨負群議。不實之舉。誰謂

忠鯁今承綸言指陳大略謹解

長德三年八月十五日從五位下行大内

記兼越中權守紀朝臣齊名

請重蒙

天裁辨定大内記紀齊名稱

有病累瓊瑾所難學生大江時棟奉試

詩狀

大江匡衡

一蜂腰難

寰中唯守禮海外都無怨

齊名難云外與怨同去聲是蜂腰病也諸詩
 髓腦云蜂腰者每句第一字與第五字同聲
 是也古詩曰聞君愛我甘竊獨自彫飾君與
平
聲獨與飾
同入聲元兢曰君與甘非為病獨與飾是
 病所以然者如第一字與第五字同上去入
 皆是病平聲非為病也此病輕於上尾鶴膝
 均於平頭重於四病又文章儀式云蜂腰每
 句第一字與第五字同音也不得然者今案

所難之旨甚非常也何者案髓腦八病之中以四病為可避之所謂平頭上尾鶴膝蜂腰也此四病之中平頭蜂腰斟酌避之所以然者平頭有二等之病上句第二字與下句第二字同聲者巨病也必避之上句第一字下句第十字同上去入者雖立為病之文不避之蜂腰有每句之文上句第二字與第五字同聲必避之下句第二字與第五字同聲者

雖立每句之文不避之是所謂均平頭之義也由此觀之髓腦之意蜂腰者上句第二字與第五字可避之也而齊名不述均於平頭之義強陳下句可避蜂腰之旨若上句共避蜂腰病者此病可謂重於上尾鶴膝不可謂輕於上尾鶴膝可謂甚於平頭不可謂均平頭若依齊名之新說下句猶避蜂腰者彼輕於上尾鶴膝均平頭之文此時可削棄之抑

至于文章儀式每句之文。一同髓腦不可違
載文筆式云蜂腰者第一字與第五字同聲
也所為證詩以上句第一字與第五字同聲
為病云云又詩格所釋初句第二字不得與
第五字同聲又是劇病云云然則依下句不
可避蜂腰文筆式詩格下句已不載蜂腰之
有無而齊名迷髓腦之理則失均平頭之義
破後格式之文亦任口陳省略之由今就此

難下句避蜂腰者格式及古今避來病之外
新可加病歟夫都良香者文章之規模詩人
之夔旌也而齊名申云至于良香及第者優
名士歟云云以荒涼之空語塵先儒之明文
若謂優名士者作佗聲韻試詩下句不避蜂
腰預及第之輩皆是名士歟皆是優歟所言
不明無可准的自古以來省試詩題以佗聲
字為韻尤希有也適用他聲韻之時下句不

避蜂腰皆預及第是不為難之故也其詩云

連理樹詩以德化先被荒無為題者大

輔南洲年名有名王及第詩

初知標帝道始覺皇自德覺與德同入聲

坂上斯文及第詩題同

覆燾專布德遂育正施德同與德同入聲

聽古樂詩以卅字為題百題者少輔大江音

人都良香及第詩第八句云

明主尤好古靜聽時臨座聽與座同去聲

藤原淵名及第詩第五七句云

三成奏轉切肆夏歌何惜夏與惜同去聲

文聲方亮發韻氣寧殘破氣與破同去聲

高階令範及第詩第四句云

郊天功如洽陳廟德終播廟與播同去聲

龍圖授義詩以德為韻十題者贈太政大臣

神橋公廉及第詩第八句云

至哉先聖道

斟酌方淵塞

酌與塞同，入聲

多治敏，範及第詩第十句，第三句云

三皇誰在首

穆穆宰羲德

德與穆同，入聲

垂衣施化遠

刻木出震直

木與直同，入聲

件詩等就中龍圖投義詩之題者，管家先祖贈大政大臣預判文章博士橘廣相卿聽古樂詩之題者，則江家先祖音人卿預判文章博士菅原是善卿，皆是東西曹司之祖宗。試

場評定之龜鏡也。以儼才與學之妙簡明明秩秩之公心所定置也。而齊名偏執，乘破先賢之旨，諸儒同心不信，匡衡之言，白日之明無私。只仰天判朱雲之忠，難變不能地忍。又齊名為損，均於平頭之義，陳以平頭或優之或不優之旨，髓腦立平頭之處。上句第十字與下句第一字同聲者，是病也。云云。然而古今不避之近，則平露生庭詩題，由口有信及

第詩云四方誇雅正萬姓感居多同去聲然則有信已不避之是又優名士歟所陳之旨左之右之無謂

一瑕瑾難

浴來人盡樂

露得世皆喜

似玉潤門千

如毛加戶萬

齊名難云上章露字露德

之義也下章潤字亦潤德之義也露與潤其義一也二句用之未窺作者之域者也

今案所難之旨甚無理致何者論語曰東里子產潤色顧野王案潤飾也又麻果切韻曰潤益也然則飾門千益門千之訓何難之有矣又縱使以潤字雖讀露訓古今省試詩以字異訓同之字並句用之是例也

日月光華詩限二百

藤原正時及第詩云

夜魄清無損

朝

曦靜不群

扶桑晨上旭

芳桂霽飛薰

朝與晨其義下也

海水不揚波詩限八十字

藤原長類及第詩云 滄海無波白 初

知遇太來 金宮奔浪靜 玉闕亂濤晴

波浪濤三字其義一也非只兩字已用三字

文室尚相及第詩云 棹歌音自亮 舟

宿夢長成 霽雪好無彩 臘雷寧有聲

音與聲是也 蕙莆自生厨 鳳凰頻集界

直同難云此題詩義周成王之文也成王時

無蕙莆生厨之瑞而不叙周日之事空表

堯年之祥求之文章尤為乖違

今案所難之旨甚以軟弱何者此度試以既

飽以德為題以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為韻褒

當今之德取喻之詞也

春秋潛潭巴曰君臣和得道度叶中則蕙莆

孳於庖厨孝經接神契曰天子形乎四海德

洞淪冥。萑蒲生。白鹿通。曰孝道至。則萑蒲生。
云云。然則何獨稱唐堯之時。又虞舜之時有
之。爰唯是聖代所生之樹也。當今是聖代也。
萑蒲何不生厨乎。

仁猶覃草木。

信幾及鱗介。

日下識葵傾。

風前看草靡。

同難云。上章云草木。下章云草靡。草字兩處。
草義一同也。著作之趣。可為巨害。

今案先例及第詩並句用同字。專不為難。涇
渭殊流詩。六韻。

大和宗雄及第詩云。

二流涇渭最靈奇。

合注交通不是隨。

共度二宮威浩蕩。

同經二百色參差。

與二宮並
用之是也。

嶋田惟上及第詩云。

涇渭分流不雜移。

濁清誠識自然為。

洋洋既出朝那縣 浩々能流鳥鼠垂ホトリニ分

與能流是也

連理樹詩限百九十字

有名王及第詩云

靡隔布深仁 無私施景化更不長調

神工誠不隱 天道斯無詐無私與無詐是也

山水有清音詩限八十字

源當方及第詩云

四時懷不變 五夜感相侵

灑灑何時息 蕭蕭幾處沈四時與何時是也

件詩等或六韻或八韻或十二韻並可用同

字皆預及第何況此度詩十六韻百六十字

之內用同字更何難之有矣

功名嘲傳說 巧思拉般爾

同難云傳說者一人般爾者魯般王爾二人

名而并二人對一人者

今案所難之旨甚無謂矣何者白居易詩云
幸逢堯舜無為日得作羲皇向上人是四韻
也堯舜者二帝名也羲皇者一帝名也以二
人名對二人名先賢之跡也并以兩事對一
事是作者之常也

又難云般雨之事非帝德之意云云

今案天下無為俗阜民淳之時衆才群藝各
得其所夫明王不嫌片善不弃小藝然則巧

匠者在朝豈是非帝德之廣及所難之旨異
體也

舜海浪聲空 堯山雲色靜

同難云此章徒褒堯舜之德不述成王之美
時代相違詞義既戾

今案此難同於蓬蒿之難製作之旨專無失
誤何者自古已來以堯舜之事稱帝王之德
是作者之常也而如齊名之難者義帝德之

詩求不可稱堯舜歟。難以不可難之事。是未知例致者也。又難云浪聲空甚迂誕也。若是海水不揚波之意。歟。波與浪其意不同。可謂大訛。今案此難大訛何者。海水不揚波及第者七人也。其六人皆用浪字。專不為難。

藤原忠村詩云

欲知賢聖代

無浪海中平

吉野茂樹詩云

唯望榮光色 誰聞怒浪聲

藤原蔭基詩云

卷錦波終滅 翻花浪不輕

同長頴詩云

金宮奔浪靜 玉闕亂濤晴

直轄王詩云

浪收漁釣逸 雲齋展屨樓傾

文屋尚相詩云

浪花春豈發 潭月夜允清

件詩等併用浪而今所難還亦大訛也又張

楚金翰苑海部云接玉繩以暢濤盪瑤光而

吐浪云云又徐堅初學記海部曰唐太宗文

皇帝春日望

海詩云拂潮雲卷色 穿浪日舒光云云

又晉潘岳滄海賦曰 察波浪之來往云云

又晉孫綽望海賦曰 長鯨嶽立以裁浪云云

此外諸部類書海部莫不置浪字是齊名偏守一隅未涉九流之失也

絳闕仰清景 同難云清景者何景哉帝

德之意其義不見文之荒涼不知意趣者

今案以君明喻日月皇明燭照然則普天之

下何不仰其清景 又文選東都賦曰皇城

之內宮室光明云云然則向絳闕仰清景又

何難之有強致吹毛之求巧迴銷骨之計心

只有仇事則無理。右件詩齊名所難甚無
所據。今依宣旨進申文如件。望請殊蒙天
裁。任理致辨定。匡衡誠惶誠恐謹言。

長德三年八月廿九日。正五位下行式部
權少輔兼東宮學士文章博士越前權守
大江朝臣匡衡解申進申文。

依宣旨言上犯平頭及第不及第并
犯蜂腰落第例等狀。

右太外記中原朝臣致時仰云。左大臣宣奉
勅學生大江時棟省試詩依犯蜂腰諸儒相
共處不第。然則犯件病落第并平頭病例可
勘申者。謹檢案内。世有龍門集是撰集古今
省試詩之書也。件書載及第文。不載落第文。
仍犯蜂腰病落第例不能勘申。又平頭病依
詩髓腦案之不可優之。但見本朝省試詩多
關及第是優。怒歟。至于蜂腰者。其重與鶴膝

不異縱雖及第何為恒規非敢闢智於英儒
只為竭忠於聖主也是以評定之日為公為
道討論太略諸儒相共處之不第方今絲綸
不及諸儒沙汰獨在少臣亦猶立松節於繁
霜守葵心於聖日也區區之心迷于歧路聊
述愚管伏待天裁謹解

年月日從五位下行太内記兼越前權守
紀朝臣齊名解申進申文

○書

醍醐天皇奉答法皇請停尊號書

紀納言

諱謹言伏奉慈旨被告入道兼嫌尊號悲
感之腸一時九迴但至停號所不敢甘世尊
猶有十號上皇遂無一累實封不受虛稱何
勞仰願迴大慈悲留此排拒謹言

年十月廿四日 諱言

法皇請停封戶書

紀納言

手詔再到不許所辭驚而又悶欲罷不能凡
 出家本意為避塵機如食公封何斷俗累始
 在揖讓之間事揔排脫將損一毛以益萬分
 丹棘如舊白榆數遷更有何意可改初懷彼
 清和故事與今不同雖云入不二之門而猶
 居上九之位奉充御封理實宜然至如小僧
 長拋尊號不知不識何典之從又李世之衰

隨日而至民俗厚薄府庫盈虛豈與貞觀之
 代得同日而論乎夫幽栖之謀虛閑為業三
 衣一鉢之外受民貢而何為苔徑松扉之中
 領邑祖而安納若秋山嵐寒則臨時可望御
 府之衣若曉爐煙絕則計將乞公家之食帝
 王既在未敢謂貧寧不喜南院之志只為遂
 西方之念也願早收綸旨莫繫小僧虛舟之

心

天壽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大月文粹卷七

二十四

延喜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法皇賜渤海裴翹書

紀納言

裴公足下。昔再入覲。光儀可愛。遺在人心。余是野人。未曾交語。徒想風姿。北望增戀。方今名父之子。禮畢歸鄉。未忍方寸。聊付私信。逋客之志。不轉相弄。嗟呼。余栖南山之南。浮雲不定。君家北海之北。峻浪幾重。一天之下。宜知有相思。四海之內。莫怪不得名。日本國栖

鶴洞居士無名謹狀

延喜八年五月十二日

為清慎公報吳越王書

加沙金送文

後江相公

蔣衮再至。枉一札。開封捧讀。感佩駭懷。筆語重疊。不異面展。幸甚幸甚。衮等逆旅之間。聊加慰問。邊城程遠。恐有踈略。今交關已畢。歸帆初飛。秋氣涼。伏惟大王動用兼勝。即此其

和遣又所惠土宜有憚容納既恐交於境外
何留物於掌中然而遠志難拒恐而依領別
贈答信到宜收納生涯阻海雲濤幾重南翔
北嚮難付寒溫於秋鴻東出而西流只寄瞻
望於曉月抑去四月中職昇左相府今見封
題在未轉前左右之間願勿遲疑勒衣等還
不宜謹言

天曆元年閏七月廿七日 日本國左大臣

臣藤原朝臣

吳越殿下謹堂

謹堂二字
本注書之

沙金貳佰兩

右甚雖輕微當土所出聊表寸心謹狀

天曆元年閏七月廿七日

為右丞相贈太唐吳越公書狀

管二品

蔣丞勳來投傳花札蒼波萬里素意一封重

以嘉惠歡暢集懷抑人臣之道交不出境錦
綺珍貨奈國憲何然而志緒或織叢竹之色
德馨或引沈檀之薰愛之則雖忘玉條辭之
恐謂嫌蘭契強以容納蓋只感君子親仁之
義也今拙微情聊寄荅信以小為遺到願檢
領秋初伏惟動履清勝空望落日長絲私戀
而已勒系勲還書不盡言謹狀

天曆七年七月日 日本國右大臣藤原

朝臣謹言

奉右大臣藤原

野相公

學生小野篁誠惶誠恐謹言

竊以仁山受塵滔漢之勢寔峙智水空露路浴
日之潤良流是以尼父結好於縲繼之生呂
公附嬪於驛亭之士剛柔之位不可得失配
偶之道其來尚矣傳承賢第十二娘四德無
雙六行不闕所謂君子之好仇良人之高媛

者也。篁才非馬卿，彈琴未能。身非鳳史，吹簫猶拙。獨對寒窗，恨日月之易過。孤卧冷席，歎長夜之不曙。幸願蒙府君之恩許，共同穴借老之義，不堪霄蛾拂燭之迷。敢切朝藿向曦之務，筆誠惶誠恐謹言。

年月日

奉管右相府書

善相公

清行頓首謹言。交淺語深者妄也。居今語來

者誕也。妄誕之責，誠所甘心。伏冀尊閣特降寬容。某昔遊學之次，偷習術數。天道革命之運，君臣剋賊之期，緯候之家，創論於前。開元之經，詳說於下。推其年紀，猶如指掌。斯乃尊閣所照，愚儒何言。但離朱之明，不能視睫上之塵。仲尼之智，不能知篋中之物。聊以管穴之伏，添橐籥。伏見明年辛酉，運當變革。二月建卯，將動干戈。遭凶衝禍，雖未知誰是引弩射。

市亦當中薄命。天數幽微，縱難推察。人間云
為誠足，知亮伏惟尊閣，擬自翰林超昇槐位，
朝之寵榮，道之光華。吉備公外無復與義伏，
莫知其止足，察其榮分，擅風情於煙霞，藏山
智於丘壑。後生仰視，不亦義乎。努力努力，勿
忽鄙言。某頓首謹言。

昌泰三年十月十一日文章博士王善朝

臣清行

謹謹上

常右相府

殿下政所

奉右丞相書

善相公

近日京中大小皆云外師門弟子。在諸司者
可被左轉，其文章生學生皆被放逐云云。由
是人入悲哭，踟躕而立伏。以此事變轉，未必
殿下之本意也。但外師累代儒家，其門人弟
子半於諸司。若皆遷謫，恐失善人。加之惡逆
之主，從處輕科。至于門人，唯請益受業而已。

豈有知其謀乎。方今紛亂之間，擾攘之會，宜立其陰德，塞怨門。若咎過多，則怨門且多。若寬宥大，則陰德亦大。伏望非衛府供奉關戍兵要之職，家司近親同謀凶黨之人，則皆無轉動。示以仁厚，又式部丞平篤行。此後進之英髦也。殿下屢稱其才，頗有歲月焉。故雖編外師之門，徒常感殿下之知己。而今乍聞此語，晝夜悲泣。若失此人，恐墜此文。重望賜其

氣色私寬慰，聊傳恩裕之旨，以繫才士之心。謹啓

昌泰三年二月九日文章博士王善朝臣

清行

謹謹上

左相府

殿下

政所

奉後江相公書

大江朝綱

謹言。久有所勞，不能隨例。乍承揚庭之期，似無參向之志。抑義實文華，是君家之舊物。春

風秋月亦君家之老奴也斑竹筆大樣墨爲
充雜新用各一雙謹奉之願鞭累葉之露驛早
擒六代之風雲不具謹言

年月日參議大江朝綱

送以言

藤原行成

行成言面謁相隔思如二秋炎氣已過惟君
子起居晏然幸甚幸甚君子雖有明德疫疾
難免近曾有風聞之事然而所障相仍無便

參向鬱歎交深心事倚違其後數日與豫州
太守語具聞平復之告歡悅之甚不異旱苗
之得雨近曾聊有欲披陳肝膽無由心緒多
端文跡有誤君子察之不宜頓首謹言

七月一日尚書右大丞藤原行成

答

江以言

牛馬走以言再拜頓首白辱賜書慰誨勤勤
慨懼之至若奪氣稀魂之爲者以言滯病之

後積羸未復無拜光塵使係仰之意深矣今
降存問已蒙兼福今明相扶將奉令命且陳悃
情請遣還於執事者到垂聽覽頓首死罪謹
言

長保三年七月一日禮部侍郎以告白

返納貞觀政要十卷

江匡衡

右依召返上如件但除書以後心若死灰今
度之政以文章宿學之咎不給可給之官仍

自公宴釋奠及一所詩宴以外永絕風月之
交又絕雜筆回前被沉才儒何異於坑被廢
書林何異於焚可崇儒之大旨載於貞觀政
要有法不行有文不用只今在天之文星光
縮嗟歎是雖天文博士所不知也文星可獨
知匡衡又存之文星之歎悲哉無知人矣文
章者天地之心群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
戶也用之為明王好之為聖代唐太宗置十

八學士才高者為卿相其次為判史延喜准
的此之二代若謬訛數若賢明歟愚而未辨
周置採詩官八百之祚永唐立照文館三
千之徒煌煌當時之所被行藏人式部民部
丞外記官史兩院判官代七箇所皆以一勞
被賞檢非違使獨被弃是才學之大過也天
下有四隣所謂前疑後產者藏人頭也何不
一言乎悲哉傷哉不遇一舉國之將興也聽

政於人國之將亡也聽政於神夫神社之功
神若感若歆藤原貞嗣改小為大鏤金銀盡
善盡美任丹波叙從四位上太速然而未三
十客死於逆旅大江為基越四人任受領受
大病身不從例被奪官上在野在樹成功遂
流竄源滿季中風高階助順為亡國之吏窮
窘第一也神之不祐明矣君不知哉不見哉
仲尼曰學者豫在其中矣被欺此言少年誤

好文學。是一夢誤。一生之比也。此之書只備一覽。不可佗聞佗見。匡衡半死。文星可證。明尊閣又可知矣。

長保二年二月六日。窮儒大江匡衡。

同返事

藤原行成

當時士女語才智之者皆稱翰林江主人。今披閱書報之處。知士女之訛言。古人有言。運命云云。共在于天云云。夫天之運命。非智不

知。主人不應。今春判史之選。是運不至也。或部大輔。文章博士。東宮學士。位昇四品。身師一人。既是我后好文之秋也。又非有知人之鑒乎。良醫不治已病之謂。在今驗之。寂可相校。今日來報者也。主人才操智慮。共雖有餘。何不知運命。從而來之迷乎。聖人不棄。藟蕘之言。愚夫為足下圖之。何無一得乎。努力。天下之愚夫愚婦。莫謂以庸夫訛口。妄汚聖

朝之德政耳。昔日好學，更不可悔。彼萬戶之侯，不可貪之。況於一郡之守，可為終身之榮乎。只潔性修行，可期崇班。周文之用，呂尚父也。彼何人子。自愛自愛，彌學聖道教。我后及於堯舜，幸甚幸甚。

年月日。藏人頭藤原行成

奉行成狀

大江匡衡

匡衡頓首再拜謹言。去月廿九日首途。今月

年月日。藏人頭藤原行成

奉行成狀

大江匡衡

匡衡頓首再拜謹言。去月廿九日首途。今月二日入境。著任從洛蒞州之間。曾無風雨之難。抑赴任之日。近召御前。賜以溫諭之綸言。示以聖早之駿駒。人驚耳自。道施光花榮於植榮。尚於呂尚。彼西曹始祖。菅清公者。貞觀侍讀也。聽乘車出入宮中。此東曹末儒。江匡

衡者長保師讀也。得賜馬進發城外。君之崇
師古今如此。匡衡昔白屋幽閑之夕。只披蠹
簡於拾螢之中。今朱輪照耀之朝。更加龍蹄
於五馬之外。士之樂道窮通如此。加之易六
十四卦。決屯蒙於儒人。詩三百五篇。致諷喻
於帝者。文之功績。効驗之所。令然也。東海為
使君。北闕為待臣。東宮為賓客。北堂為主人。
李部為大卿。芸閣為別當。一身兼等事者。古

今所未聞也。侍讀者。稽古之力也。懷王獻明
王判史者。當今之恩也。衣錦繼買。匡衡異賞。殊
在其中。孔聖之微言。誠哉誠哉。匡衡異賞。殊
私可喜。可懼。榮耀恩澤。不能不陳。佇以此旨。
賜達聖聽。匡衡頓首再拜謹言。

長保二年二月三日。尾張守大江朝臣匡衡

謹謹上

頭辨殿

藤行成云云

報賴光書

大江匡衡

匡衡謹言。去廿一日法札。昨日酉時到來。詳奉委趣。已散鬱陶。抑仁王會。呪願文難背。嚴命走筆。草奏倉卒之事。定不如雅意。歟。恐耻恐耻。但春官大進。東宮學士同時。為羨濃尾張之守。古今希有之事也。共遇天恩。可謂文武之道。未墜地矣。在內則銀榜同席。在外亦銅虎接境。宜繼杭越。戲和之跡。莫有虞芮爭畔之心。隣好之羨。此時可見。他事期參拜。匡

衡謹言

長保三年三月廿八日。式部權太輔大江

匡衡

謹上。義州判史 硯下。

可被上啓。舉周明春所望事。

大江匡衡

右伏檢舊貫。秀才藏人之盤觴。起自江家。始自延喜。延喜則曾祖父伊豫權守。千古朝臣。

為侍讀之間。以男秀才維時舉補藏人。天曆則祖父中納言大江卿為侍讀之間。以男秀才齊光舉補藏人。圓融御宇。叔父左大辨大江卿為侍讀之間。以男秀才定基舉補藏人。今當時匡衡為侍讀之間。男舉周為秀才。對策及第。天之福。江家可繼家塵。匡衡以毛詩莊子史記文選奉授天子。以易筮表翰願文祭文發明東閣之旨意。儒者之採用儒者之

功效可謂勤矣。然則賞之及子孫。誰敢嫉之。誰又謗之。某式部權大輔昇殿侍讀東宮。學士尾張守是殿下吹舉之力也。舉周給學問料。補文章得業生。任播磨掾。聽東宮昇殿。又是殿下顧盼之深也。因茲父子戴恩。欲報之德。莫夫岡極。彌仰終始如一之恩。不堪憤懣也。不堪偏愛也。匡衡為東海之遠吏。不知北闕之妙簡。祈美舉。午之意。不能地。恐夜鶴思

子之聲欲達天聽望也松容被上啓事由於
殿下欲傳延喜天曆之聖風幸有允容之氣
者冒霜雪歲末揚鞭匡衡再拜誓首

長保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式部權大輔木

江匡衡上

謹謹上 藤登州判吏 碑下

本朝文粹卷第七終

本朝文粹卷第八

○序甲

書序

令義解序

野相公

正三位守右大臣兼行近衛大將清原真人夏野等奉勅撰

臣夏野等言臣聞春生秋殺刑名與天地俱興陰慘陽舒法令共風霜並用犯之必傷蠟

炷有爛蛾之危。觸之不漏。蛛絲設黏虫之禍。昔寢繩以往。不嚴之教。易從。畫服而來。有耻之心。難格。隆周二典。漸增其流。大漢九章。逾分其派。雖復盈車溢閣。半市之姦。不勝鑄鼎。銘鐘。滿山之弊。已甚。降及澆季。煩監益彰。上任喜怒。下用愛憎。朝成夕毀。章條費刀筆之辭。富輕貧重。憲法歸賄貨之家。嚴科所枉。劔戟謝其銛利。輕比所假。君父慙其溫育。故令

出不行。不如無法。教之不明。是為樂刑。伏惟皇帝陛下。道高五讓。勤劇三握。類金玉而垂法。布甲乙而施令。艾春竹於齊刑。銷秋荼於秦律。孔章望斗之郊。無復冤牢之氣。黃神脫桎之地。唯看香楓之林。猶慮法令製作文約。旨廣先儒訓註。案據非一。或專守家素。或固拘偏見。不皆由一孔之中。爭欲出二門之表。遂至同聽之獄。生死相半。連案之斷。出入異

科念此辨正深切神襟爰使臣等集數家之
雜說舉一法之定準臣謹與參議從三位行
刑部卿兼信濃守臣南淵朝臣弘貞參議從
四位下守右大辨兼行下野守臣藤原朝臣
常嗣正四位下行左京大夫兼文章博士臣
菅原朝臣清公從四位下行勘解由長官臣
藤原朝臣雄敏從四位下行刑部大輔兼伊
豫守臣藤原朝臣衛正五位上行大判事臣

興原宿禰敏久正五位下行阿波守臣富道
宿禰真貞太宰少貳從五位下臣小野朝臣
篁從六位下行左少史兼明法博士勘解由
判官臣讚岐公永直從八位上守判事少屬
臣川枯首勝成明法業生大初位下臣漢部
松長等輒應明詔辨論執議陳家古壁之文
採而無遺于氏高門之法訪而必盡其善者
從之不_レ以人棄言其_レ迂者略諸不以名取實

一加一減悉依法曹之舊云乃筆乃削非是
臣等之新情猶有五鈞難名兩壁易似必稟
皇明長質疑滯有巢在昔大壯成其棟宇網
罟猶秘重離照其佃漁今乃成之聖日取諸
不遠臣等遠愧卑虞近慙荀賈牽拙歷稔僊
俛甫畢分爲一十卷名曰令義解凡其篇目
條類具列于左也淺深水道共宗於靈海小
大公行同歸於天府謹序

弘仁格序

藤原冬嗣

蓋聞律以懲肅爲宗令以勸誡爲本格則量
時立制式則補闕拾遺四者相須足以垂範
譬猶寒暑適以成歲昏旦迭而育物有弘有
華或輕或重寔治國之權衡信馭民之轡策
者也古者世質時素法令未彰無爲而治不
肅而化暨于推古天皇十二年上宮太子親
作憲法十七條國家制法自茲始焉降至天

智天皇元年制令廿二卷世人所謂近江朝
庭之令也爰逮文武天皇太寶元年贈太政
大臣正一位藤原朝臣不比等奉勅撰律六
卷令十卷養老二年復同大臣不比等奉
勅更撰律令各爲十卷今行於世律令是也
故去天平勝寶九年五月廿日勅書備項年
選人依格結階人人高位不便任官自今以
後宜依新令去養老年中朕外祖故大政大

臣奉勅刊修律令宜仰所司早令施行先
帝德侔燾載明齊照臨四海有截八紘無事
然而疑情政體騁想治術以爲律令是爲從
政之本格式乃爲守職之要方今雖律令頻
經刊脩而格式未加編緝舊之政道尚有所
闕乃詔贈從一位左大臣藤原朝臣內麻呂
故參議從二位行常陸守菅根朝臣真道等
始令撰定草創未成遭時過密寢而不爲天

朝以聖承聖資明繼明敷景化於寰中暢仁
風於海外然而顧先緒之未遂切堂構於宸
襟爰降綸言尋令脩撰申詔大納言正三位
兼行左近衛大將陸奥出羽按察使臣藤原
朝臣冬嗣故正三位行中納言臣藤原朝臣
葛野麻呂參議從三位行近江守臣秋篠朝
臣安人參議從四位上行春宮大夫兼行左
兵衛督式部大輔臣藤原朝臣三守從五位

下守左近衛少將臣橘朝臣常主從五位下
守大判事兼行播磨大掾臣物部中原宿禰
敏久等上遵教旨下考時宜採官府之故事
擬諸曹之遺例商略今古審察用捨以類相
從分隸諸司其隨時制宜已經奉勅者即載
本文別編為格式雖非奉勅事旨稍大者奏
加奉勅因而取焉若屢有改張向背各異者
略前存後以省重出自此之外司存常事或

可禪法令。或堪為永例者。隨狀增損。摠入於式。若事類斑雜。不得指附者。各為雜篇。次之於末。其諸司所行。彼此參差。或因修雖久。不便於事。若斯之流。難以取則。具錄其狀。伏聽天裁。至如米鹽魚肉。兩數紛紜。及鋪設雜器。功程多少等類。事既輕碎。臣等商量。務從折中。不煩上聞。其朝會之禮。蕃客之儀。項年之間。隨宜改易。至於有事例。具存記文。今之所

撰。且以略諸文交替式者。延曆年中。勘解由使撰定。奏聞遵行已久。仍舊而存。不加取捨。但年代浸遠。京都屢遷。諸司文案。多或墜失。雖加採索。猶有未備。上起大寶元年。下迄弘仁十年。都為式四十卷。格十卷。辭簡而事詳。文約而旨暢。庶使覽之者易曉。施之者易行。布之象魏。與天地而無窮。銘之景鐘。將金石而不朽。臣等學非稽古。才闇當今。猥稟明詔。

取事銓緝雖整庸淺恐多紕繆凡厥篇目列
之如左

大納言正二位兼行左近衛大將陸奧出
羽按察使臣藤原朝臣冬嗣等奉勅撰

貞觀格序

藤原氏宗

律云斷罪須引律令格式正文令云犯罪未
斷決逢格改者然則格者律令之條流政教
之輓軌君與百姓共之者也君不可失之於

上臣不可違之於下出言而千里斯應含和
而萬類曲成時險則峻法以取平時泰則寬
網以將化我國家遐邇承德天下無虞風教
大同車書共道而未能焚符破璽施無事於
群情設象除刑馳不犯於比屋故嚮者弘仁
十一年四月廿一日施行格十卷此乃公卿
百官奉詔簡舊史之凡要抄新制之大綱推
民意而分規量時宜而立範不刪之典遵行

神朝文粹卷六
眇焉仍舊之圖蹤跡斯在。聖上不出戶而知
天下不因教而辨物情。以為虞夏共有其國。
刑德斯殊秦漢不易其民。施張非一化俗之
本。理有固然。蓋取義於隨時。匪欲期於相反。
如今時歷五代。年及六旬。文質暗遷。公革自
至。詔草盈於臺閣。文案溢於縑囊。非所以法
止滋章。令除煩變。即詔故右大臣贈正十位
藤原朝臣良相等。令因修舊格。綜緝新符。未

及成功。歲月遷往。大納言正三位兼行皇太子
傳臣藤原朝臣氏宗等。前與右大臣共承
冲旨。詳悟深規。仍與參議民部卿正四位下
兼行春宮大夫伊豫守臣南洲朝臣年名。參
議正四位下行左大辨大江朝臣音人。從四
位上守刑部卿臣菅原朝臣是善。散位從五
位下。臣上毛野朝臣承世。勘解由次官從五
位下。臣紀朝臣安雄。大外記正六位上。臣南

淵朝臣興世正六位上行右少史臣大春日
朝臣安永正六位上行彈正少忠臣布瑠宿
禰道永正六位下行太學大屬臣山田宿禰
弘宗等上起弘仁十載之明年下至貞觀十
年之晚節擇成規於州郡搜故實於官曹事
與先格異者舉而取之理與舊制同者推而
棄之凡格者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
故省其繁麗之文增其精微之典隨官分類

先勅後符概皆據之前摸非為今之新意唯
一部之內事有兩存頗涉重構不以為例勘
解由使所奏新定內外官交替式所載數事
亦復准之前例不煩取捨臣等雖非明于溫
故博於前聞猶欲令之必行禁之必止賞一
人而海內欣罰一人而天下懼謹因詔撰貞
觀格十卷奏聞若理輕作格事足為儀專棄
之如遺兼取之似碎更撰為兩卷同以奏上

准開元留司格號貞觀臨時格并一帙十二卷象十有二月以成歲但前格存而如舊後典續而增新覽古知今斯焉在矣猶慙庸心所集有違戾於宸襟管見攸裁無協應教旨典章不能自舉待教令而舉之教令不能自行待誠信而行之斯文不墜百代可知謹序
大納言正三位兼行皇太子傳臣藤原朝臣氏宗等奉勅撰

延喜格序

藤原時平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又曰太人者與天地合其德乃知陰陽寒溫天道所以成歲政令寬猛人君所以導民隨時立教或革法觀風制法世輕世重然則金科玉條不可用之於龐厚之俗草纓艾鞮不能施之於僿野之人若不達變通之道則何辨理亂之方者乎我朝家道出混沌境同華胥無為之功未假號

令不言之化豈用章條於是朴往彫來步盡
驟至前帝後王雖俱存一面之網重規疊矩
不能廢三章之科故教而不誅制甲令於先
誅而不怒張丙律於後近者弘仁格十卷貞
觀格十二卷亦是聖主降其綸言賢臣施其
筆削搜舊章於臺閣擇新制於詔命察此民
情適彼俗化垂納軌之弘典立經國之大規
方今膺千年之期運承百王之澆醜時風加

而茂草靡震雷動而蟄虫驚將欲禁溢浪以
隄防馭震駕以轡策流淳化於比屋之封反
薄弊於大庭之俗而制格以來歷年漸久或
數代之中施張屢變或一事之上抑揚迥殊
或同本而異末或分源而會流斯乃雖協其
時宜匪故相反而綜其事迹無所適從爰詔
左大臣正二位兼行左近衛大將臣藤原朝
臣時平故從三位守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

本朝文粹卷八

春宮大夫陸奧出羽按察使臣藤原朝臣定國中納言從二位兼行民部卿春宮權大夫臣藤原朝臣有穗參議正四位下行左兵衛督臣平朝臣惟範參議左大辨從四位上兼行讚岐守臣紀朝臣長谷雄從四位上行式部大輔兼行侍從春宮亮備中守臣藤原朝臣菅根左京大夫從四位下臣藤原朝臣興範從四位下行文章博士兼備中權守臣王

善朝臣清行從四位下行民部大輔臣大藏朝臣善行正五位下守右中辨兼行勘解由次官臣藤原朝臣道明從五位下行大內記兼周防權介臣王統宿禰理平外從五位下守大判事兼行明法博士備後權介臣惟宗朝臣善經正六位下守右太史臣善道朝臣有行正六位上行兵部少錄臣弘世連諸統等憲章前條綜緝此典起自貞觀十一年至

于延喜七年其間詔勅官符搜抄撰集除其
滋章刪其煩雜若粗述先格事有增損者摭
而無遺若改弘恒規理無補益者廢而不採
以官分錄以類相從皆依舊自無加新意亦
其條貫糅錯難為區分者准之雜令便號新
格勒為十卷曰延喜格又有理非大典政出
權時雖不足為龍鼎之銘而猶可恨雜筋之
棄如此之類別為延喜臨時格二卷合為十

有二卷依歲紀而取象法星次而分篇寧由
前模不敢殊製臣等專存溫故之意頗立改
弊之文新舊分條縱有吹萬之響先後同法
庶成畫一之類但冲旨既邈愚管難單招嗤
同周客之珍懷慙類遼來之獻謹序
左大臣正二位兼行左近衛大將臣藤原
朝臣時平等奉勅撰

延喜以後詩序

紀納言

予十有五始志學。十八頗知屬文。時無援助。未遇提獎先師。大夫爲當時秀才。予雖列門徒。未及知名于時。北堂諸生群飲。同賦幽人釣春水之詩。先師獨擢予詩曰。綴韻之間。甚得風骨。依此一言。漸增聲價。其後信譖。遂被踈遠。淪翳積年。研精求倦。貞觀之末。纔登進士之科。故管丞相在儒官之日。復黨同門。未有相許。適見予大極殿始成宴集詩云。不意

伊人詞藻至此。自後屬意。數相寄和。及予出仕丞相執政。每有文會。必先視草。予昔侍內宴。賦草木共逢春詩曰。庭增氣色。晴沙綠林。變容輝宿雪。紅又九日賦菊散一叢。金詩曰。庶士路中疑不拾。道家煙裏誤應燒。丞相常吟賞。以爲口實。乘醉執予手曰。元白再生。何以加焉。予雖知過實。猶感一顧。故伊州別駕甲大夫作當代之詩。匠昔爲義州別駕。秩滿

歸洛見予舊草即語人曰吾始不許紀秀才
文自我不見四五年來體制非昔可謂日新
寬平年中甲大夫卧病遂死故越州別駕高
大夫以文見知與予相善遂定交於筆硯之
間遇其無命託以子至昌泰末管丞相得
罪左遷知文之士當時無遺適有肉史野太
夫雖云託興不幽然而早成稍過予深嘉之
延喜二年忽化異物丞相在遷所遙哭肉史

兼歎文章已絕其一句云紀相公獨煩劇務
自餘時輩盡鴻儒後無幾何丞相次薨在朝
儒者寔繁有徒咸列王何之輩不習潘謝之
流取捨不同是非各異彼豈為愛憎而然乎
誠不知文體之趣也司馬遷有言誰為為之
誰令聽之故予延喜以後不知好言詩風月
徒拋煙華如棄雖關公宴不敢深思只避格
律之責而已若夫觀物感生隨時思動任志

所乏不勞敢沈吟應響而和甚於宿構焉摘藻獨吟獨作不肯視人年徃月來徒成卷軸題曰延喜以後詩卷後之見者莫咲不到佳境耳

沙門敬公集序

源順

延曆寺尊敬上人俗姓橘氏名在列字鄉和州負外刺史秋樹之第三子也公少遊大學聰識拔郡相如風月之骨揚雄河漢之才皆

自然而得矣世有源氏小草五卷左親衛源亞將之家集也亞將以菅丞相外孫出勤武職入好文章始聞公才名欲試其風藻一旦相遇忽命詩酒座上走筆頻寄妙句酒未及三酌詩各成十篇陶元亮出能詩句無垢穢生長法文是其羨公之一句也公且談且飲亞將相顧謂座客曰橘鄉者實天才也自後華閣月亭常以招引見公詩莫不歎嗟呼高

大月文粹卷八

才不遇自古而有矣。公年三十始補文人。天下痛其名。士晚達公亦自倦。去業就爵。即除藝州別駕。累遷御史中丞。居職歲餘。臺務肅清。霜威彌嚴。風譽益遠。然猶厭榮朝市。栖心釋門。一切經論漸探秘蹟。天慶七年冬十月。遂脫俗網。遊天台山。除却五醉降伏四魔。其猶不降者。獨詩魔而已。是故每至洞霞春溪。霧秋山鶯。轉華之朝。林鹿蹋葉之夕。無師知

之力。能飛其文。利他願之之餘。或為人作古。人所謂為儀。作為法。作為方便。智作為解脫。性作不為詩。而作蓋公之謂乎。昔王朗八葉之孫。披徐詹事之舊草。江海一時之友。集范別駕之遺文。即作其序。各挿其右。彼皆洪才。奧學深於文。巧於詩之徒。作者亦其人也。序者亦其人也。以傳于世。誠足握玩。如予者。才地立錐。遙謝刺股之學。文場韜筆。獨慙假手。

之詩偷集斯文定知招嘲然而儀辭勝句徒
在人口其餘在紙墨者往往零落不尋美錦
於蜀江之水何見粲爛之清文若指良璞於
荆巖之雲誰聞鏗鏘之逸韻近自覺舍味道
遠至幽栖晦迹公之所作詩賦歌贊啓牒記
狀祝願願文等且編錄成七卷聊述由緒冠
千篇首譬猶狐貉之袖端謬綴毛布貂蟬之
飾上妄加頭巾者乎甲寅歲三月廿八日前

進士源順序

○詩序一上本

天象

賦冬日可愛

摘贈納言

貞觀之初犬階平寰海靜右丞相開客館以
延英才焉令枝中丞每旬試以文章筆札第
其高下隨以賞賚盛哉洋洋之美雖周公吐
哺魏帝虛席何以加旃相公兩子年皆成童

風度清格。文藻日新。亦預在學士之列。自餘
數子。冬有詩篇。故不具錄。名姓。一月中旬試
賦。得冬日可愛。請共格律。成文云爾。

七月三日。陪第七親王讀書閣。同賦。

勢月初三。應教。

源順

先朝第七親王讀書閣。去年以來。筆硯生塵。
渾中水龜。含冬冰而徒咽。簾外華鳥。恨春風
而空歸。人物相傷。蓋有以矣。於是侍讀工部

播郎中正通。江州慶司馬保胤等。從容進曰。
昔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有言曰。誦經書。一月
廢置。便荒蕪。誦讀之間。既其如此。况飛文奮
藻。何不核練乎。我王雖誠天才秀逸。風藻清
繁。然猶及十二月。久廢其文。味三百篇。恐忘
其儀。頻獻燕弗令繼。陳篇大主曰。善。當賦何
事。正通等復跪曰。初三夜月似一張弓。望兔
影之細懸。迷烏號之高插。不生桂兮。纔生魄。

誰斷疑於控弦之流，不穿楊兮只穿雲，猶栖心於射的之嶺，雖滿雖虧，可賞可玩者也。大王感其言而賦。老吏應其教而序云爾。

仲秋陪中書大王書閣同賦望月遠情

多應教

紀齊名

清秋八月，送夜三更。公卿大夫十有餘輩，乘朝務之餘暇，屬秋景之半闌，會于中書大王之書閣矣。大王賢智在志，文彩隨手，彼江都

之縱逸遊，遺譏於雷陂之戲。東阿之巧詞賦，流譽於涓水之文。古人義惡於我，王見焉于時。閑望秋月，更多遠情。隣笛家家，暗思隴頭之水咽。村砧處處，遙諳塞外之嵐寒。至彼共清景於千里，同佳賞於兩鄉。漁人棹而高歌，江波水潔。相馬嘶而欲感，野草霜深者也。既而酒軍在座，兔園之露未晞。僕夫待翟，雞籠之山欲曙。愧侍望月之席，獨步凌雲之詞。云

爾

八月十五夜同賦映池秋月明并序可

善相公

八月十五夜者秋之仲月之望也風驚蕭索
蒼天卷其群翳雲收蒙朧碧落晴而踈濶今
夜初更銷暗團月寒光清景外徹照天地於
冰壺浮彩傍散變都城於玉府長安十二衢
皆踏萬頃之霜高宴千萬處各得一家之月

斯乃良夜之美足愛玩者也况乎秋水澄徹
夜池平鋪對絳霄之明月倒素光而映波玉
鏡沈景與止水而可鑑金波凝色混細浪而
難分于時詩賦之客筆硯得時遇幽閑之月
夜取縱容於池亭周遊忘歸似行瑤池之曲
風情漸高疑入銀河之中所以為佳會也與
夫魏夜徘徊開西園之敬愛晉月玲瓏催北
堂之賞玩者論其風流足誇在昔也嗟呼人

之一遇時不再來。蓋命以篇章述其中情云

爾

八月十五夜同賦天高秋月明各分一

字應製採得

紀納言

八月十五夜者天之秋月之望也更闌人定
雲淨月明十二廻中無勝於此夕之好千萬
里外各爭於吾家之光况復思感於秋心疑
不夜澄澄遍照禁庭之草戴霜皎皎斜沈御

溝之水含玉于時高夫早曉繁漏頻移憐秋
夜之可憐玩清景之可玩更及盃無筭令叙
事大綱臣不勝恩酌之重已為醉鄉之人恐
對明月之輝以述暗陋之緒云爾

八月十五夜陪管師匠望月亭同賦桂

生三五夕

紀納言

八月十五夜者天至淨月至明之時也故古
之玩月多在斯霄莫不登高望遠會毫瀝思

古人之情知有以也。管師匠儒林之翹楚文
苑之英^華花便對三更之晴以玩一家之月于
時月明於上桂生其中潤金波之遠流拂玉
葉而幽茂至其託根陰靈寒影清夜籠常娥
於華^花葉蔭顧兔於枝條况亦千里之外九霄
之中擢幹何方滄溟之東極垂陰何處宇宙
之中央風霜無變古今何渝遂掩白榆之歷
歷更望素花之澄澄於是更漏漸闌琴歌間

奏吟詠之客歡其得時筆硯之間知其有味
若不寫其懷何以貽於後請各採一字令賦
三篇云爾

八月十五夜侍亭子院同賦月影滿秋
池應太上法皇製 菅淳茂

洛陽城內有一離宮竹樹泉石如仙洞爾蓋
世之所謂亭子院焉太上法皇雖入三密之
道出萬乘之家猶未捨此地風流以助彼岸

寂靜故今商飈半暮之秋漢月正圓之夕阿
耨池淨摩尼光浮懸鸞鏡於波心似揚州之
鑄出浸冰銷於潭面如泉室之織成况珠露
萬點倚荷葉而助桂花玉沙數重穿魚衣而
宿蟾影水月之相應空觀自生心自之不離
煩慮即滅宜哉我后偏命斯遊既而其屬事
者千萬種其應製者八九人俗物去而無來
囂塵絕而不起詠歌一曲奏水閣之秋聲不

酌數行促華池之夜宴嗟呼天氣爽也地形
勝也物色幽也人心切也筆不毛舉聊記口
談云爾謹序

八月十五夜於文章院對月同賦清光
千里同都在中

夫文章院者國子學之流焉函經味道之生
此焉詠業吐鳳懷蛟之士亦復容身于時天
入仲秋夜當三五排紙隔而玩月出苔衡以

舉杯蓋斟舊跡也。既而清光映徹雲書卷，以
添晴皓彩時，凝露文注而助潔。二十五名之
星躔，遙浮於水鏡之面，五萬四千之土壤，自
化冰壺之心。嗟秋月之可望，詠感而不盡。請
賦真爽各書蕉葉在中序。

仲秋三五夕，於江州野亭對月言志。

江匡衡

去年八月十五夜，營吏務以在尾州。今年八

月十五夜，事湯藥以在江州。不見漢宮之月，
不見梁園之月，不聞鳳琴之聲，不聞龍笛之
聲。我雖假風月名於風月之席，因緣淺明矣。
是風骨之鮫之令然也。是月將之駑之令然
也。定知翰林主人獨步於文場，醉鄉先生鷹
揚於酒域。方今情慵病侵，官冷齡仄，性江翁
望江樓亦有便，負外郎遊外土亦無妨。所賣
持者祖父養生抄三卷，坐臥卷舒所相從者。

愚息起居郎一人晨昏左右纏宿霧而獨居
遙隔青雲之路向明月而閑詠自為白雲之
歌嗟呼心事日日衰鬢髮星星薄身無餘潤
不耻子真之間病志在閑居欲學陶潛之歸
田聊題玩月之篇句暫慰緩風之心情云爾

冬日陪藤相公亭子同賦消酒雪中天

各分二字

藤篤茂

三冬仲月六日下旬藤相公因休假之景命

筆硯之遊爰子墨客鄉舍毫翰林主人在座
並國子諸生負笈而追從之相公以貴下士
故荆楚之杞梓皆來此筵由道重人故鄒魯
之英傑盡奉其事蓋吾道盛也于時雪飛冬
天酒催夜酌片片之色飄白醺々之氣消紅
逐風斜迴千日之醉忽醒迎日未盡十分之
戶非高至夫盈尺之光呈祥同雲之影帶冷
劉伯倫宅誰知麥麩之有英王無公鄉只恨

聖賢之無意則知九醞之味釀而非薄六出之華亂以更寒者也。既而金壺漏促玉聲詩成績思於曾臆之中極筆於烟霞之表如予者歌非郢中徒對清輝之已冷路占山北遙憶晚色之彌寒聊抽短懷敢為唱首云爾。

九日侍宴同賦喜晴應製

管贈大相國

臣聞為雨為露天以降成歲之靡違乍陰乍

陽人以仰授時之由運泊于黃落開候辰角麗天以垂文清風戒寒雨畢隨政而設教彼輿蓋之所覆載自然當晴以既晴車書之所祇承誰不一喜而重喜者乎我皇駘以壽域玩風光以遇淒涼導物福庭推日月而得長久菊花一束聖主助彭祖之仙術也荃宰千年群臣効華封舊詞也於是繡衣之子謝曉夢於徃時白頭之公報秋晴於今日遊氣

高寒叡搭玄覽頌寰寓以高仰賜侍臣以遠
瞻故天下之傾首者皆是唐堯就日之民天
下之屬心者孰非樂廣披霧之士風塵永斷
耳自俱清請歌聖代之明將接頌臣之朗詠
云爾

時節

早春侍宴賦陽春詞應製都良香
乙未之歲上自下旬別命閑遊非復稍事天

厨盡味仙殿加華膾縷細而紅膚肥酒樽湛
而綠色徹于時春王用事天吏布仁浮佳氣
於赤霄卷餘靄於碧落年光得遲白而共媚
時芳渾好風而同薰無物而不受和無和而
不加物及之於深水則文漪動而紫鱗騰著
之於幽溪則彩雲暖而黃鶯出亦猶皇澤之
平施在汚澄而必遍鴻化之遠被雖纖微而
靡遺爾乃內樂時舉中賞便催絳脣雜吹白

面相映燕姬嫋舞腰無尺寸之圍吳娃嫋音
口便開闔之態所以娛心意樂耳目者麗美
爛漫於前若臣者纔窺之窓間十分未得其
一於是景落丹鴉燭燒紅蠟良夜乃罷申歡
宴也臣聞詩人感物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
滿滿而後發臣滿矣遂獻詞云爾謹序

早春侍宴同賦春暖應製 管贈大相國
春之為氣也霏霏焉漠漠焉鶯瓦雪消知天

下之皆就暖鳳池冰冶知天下之不受寒時
也翠幌高開珠簾競撥留萬機於一日玩三
春於二旬非彼恩客侍臣勅喚文士未曾清
談遊宴夢想追歡者乎既而金箭頻移玉盃
無筭紅衫舞破所綴者後庭之花朱叻哥高
所過者行雲之影倚虛其為外也風月鶯花
其為內也綺羅脂粉一事一物皆是溫和相
送相迎靡非煦煦小臣解形俗人取樂今日

將詳盛事於瓊窓。還誠不言於溫樹。嗟歎不足。略而叙之。云爾。謹序。

○早春侍宴同賦無物不逢春應製

管贈大相國

臣聞春者一年之警策。四時之光粉也。時足鶯花。人皆鳧藻。君主遊豫。其不悅乎。故丁聯樂韻。非勅喚不得發。其聲數輩。詩臣非詔召不得言。其志謂之內宴。其事可知。觀夫天文

建寅帝德。旁午天以春為化。帝以惠為和。惠化一時。煦嘔何其甚。乃知四海之大也。何處有陰勝之愁。庶類之多也。何處有寒餘之色。一草一木。光華揭焉。惟夏惟夷。娛樂至矣。臣地是遊。釣身同挾。續視聽失所。豈敢多言。伏叙一人之有慶。兼賦萬物之逢春。云爾。謹序。

早春同賦春生逐地形 慶保胤

夫春之為氣也。地之為形也。草木是毛髮春。

雨沐而綠深水泉亦血脈曉冰消而波暖至
于彼東岸西岸之柳遲速不同南枝北枝之
梅開落已異不是春王之有私誠任陰土之
自然也方今梁園樂春郢客歌雪中有一人
猥作唱首云爾

早春於獎學院同賦春生霽色中各分

一字

源順

夫時屬青帝之上月候迎紫姑之後朝風煙

惟新宴會仍舊滿座者天枝帝葉一非庸流
鬪智者琢玉練金皆是偉器道之光華不在
斯乎觀夫寒光早謝霽色高褰春生于其中
景媚于其下尋之於山面則鑪峯尖而雪消
黛新訪之於湖心亦鏡水徹而凍解岸暖濛
濛細雨之後是春發之權輿也遲遲麗日之
前是春來之要路也至彼鮮雲卷兮遊絲亂
兔月照兮曝布明見天台山之高岩四十五

尺波白望長安城之遠樹百千萬莖薺青生
於霽蓋謂此乎于時光風吹兮華房開耀靈
出兮蘭臺時紗籠分影豹髓之灯漸挑綺饌
窮珍蛟眼之醬不乏今日之宴請十分記一
端云爾

○三月三日陪左相府曲水宴同賦因流

泛酒

江匡衡

夫曲水本源其來尚矣昔成王之叔父周公

且卜洛陽而濫觴今聖主之親舅左丞相亦
宅洛陽而宴飲蓋乘輔佐之餘暇惜物色之
可賞也於是鄉士大夫仙郎儒吏之工詩天
下一物已上連賓榻於林頭盡整詞華之冠
汎羽觴於水上頻酌芳草之酒至彼獻酬之
淺深任波心波處之遲速經岸脚醉鄉國之
俗伴鄭泉而得冰路酒德頌之文因巴字而
添風情者也於戲何處不玩今日之華水而

居槐庭遊桃源者猶稀誰人不感此地水之
風流而列鸚鵡群振鳳藻者有限今日之事盛
矣優哉我相府薦賢之樂調妙以故典為琴
箏養身之菓味珍以道德為梨棗何唯妙舞
清歌之悅耳目綺肴玉饌之堆盃盤而已但
有遇花少榮輝臨水耻沈淪之者位纔正議
大夫隔青紫而命薄職只太子賓客亞黃綺
而齡傾謬為唱首謂時人何云爾

三月盡同賦林亭春已晚各分一字
應教
紀祿月名

夫三月盡者虞夏之文略而不載荆楚之俗
得而無稱皇唐以降元由之流粗布篇章垂
之竹帛爰內相府排甲第而代登臨命子墨
而恣觴詠雖彼公子王孫之珥貂蟬賢士大
夫之如松竹而猶當青眼者皆是隴右江左
之才揮玄翰者本無揚藻敷華之文文之得

時良有以矣。觀夫林下有亭，亭上延客，酌蘭樽而饒春風，憑竹檻而惜暮景。餘華之委地，黏鳥於前庭之露。老鶯之歸巢，點兔於舊谷之雲。至彼送故迎新，見近知遠，尋之於山，郵則紫鷺馳雲，關兮不及求之於浪驛。亦赤鳥挂風帆而難追者也。既而綺席已煖，碧窻欲明，管妙絃清，如遊梓澤之家。肴美菓珍，似入茅山之洞。齊名昇遷，橋頭謬題大車肥馬。

之字翹材館下幸容鈍學拙文之身不足嗟歎聊叙大綱云爾

後三月陪都督太王華亭同賦今年又有春各分一字應教 源順

洛城以東有一勝地都督太王之深宮也。太王才華清英，德宇凝邃。漢景帝之十有二子，宸第謝其忝名。梁孝王之曲觀平臺，誰人聞其好學。感今思古，揔蔑如也。于時聖曆改元。

老春得潤案頭則添三十行之曆日窓外亦
望千萬里之春風遂便歸谿歌鶯更逗留於
孤雲之路辭林舞蝶還翩翻於一月之華爰
命座客賦今年又有春詩誠有以哉既而西
崦景落東平樂闌或停蓮子兮清談或撫桐
孫兮朗詠何唯天之喜氣煙霞暗加歲之芳
辰右諸益展而已哉人皆分一字裁四韻獨
慙探珠字獻凡詞云爾

夏白於左親衛源相公河陽別座同賦
何處堪避暑

慶保胤

何處堪避暑河陽館勝境矣誰家好逐涼源
相公別第焉古松老檜蔽其天青蒼白石鋪
其地從平且及黃昏有清風無赤日移床連
榻優息其陰蓋颯然冷然如八月如九月矣
夏天炎居去此何求袁氏昔有河朔之飲相
公今有河陽之期食客保胤聊記勝遊云爾

夏夜守庚申侍清涼殿同賦避暑者對水

石應製

江匡衡

夫人情者聖主之田也。世治則學稼自茂。樂曲者明時之玩也。政調則德意遍聞。我后莅民以來。學官逢時。樂暑得所。日慎一日。盡傳延喜之舊儀。風罷三風。已開長保之寶曆。於是守庚申而不廢。延齡之術。賞佳辰而不忘。樂善之心。繞日夢月之家。冠青雲以從事。左

龍右貂之輩。履丹霞而承恩。方今避林鍾之炎暑。對殿庭之水石。班婕妤團雪之扇。代岸風以長忘。燕昭王之招涼之珠。當沙月而自得。至夫池蓮張蓋。砌苔展茵。誰問月燈閣之亭亭。昇降目眩。亦嫌風穴山之遠々。往返蹤慵者也。于時夜燭頻報。晨光欲明。酌黃軒之酒泉。獻千歲於我后。開紫庭之詩席。快一日於群臣。昔鄧禹若不謁光武。徒為南陽之掾。

吏今匪衡若不逢好文豈為北闕之侍臣謬
記勝事謂時人何云爾謹序

七夕代牛女惜曉更應製野美材

夫七月七日靈疋佳期也仰秋河之耿耿瞻
白氣之弈弈守夜之人以此為應登仙之語
信而有徵今夕詔詩臣曰伉儷相親天人惟
一易離難會今古所傷宜代牛女深惜曉更
臣奉綸綍敢獻葛韻原夫二星適遇未叙別

緒依依之恨五夜將明頻驚涼風颯之聲
時也香筵散粉絲縷飄空宮人懷私之願似
面不同墨客乞巧之情隨分應異臣有一事
非富非壽家貧親老庶不擇官云爾

七夕陪秘書閣同賦織女雲為衣

應製江以言

金商七月之候銀漢二星之期綺節麗辰之
標名露布於四民之令詞人才子之傳頌風

羅於萬代之文。聖上裝金殿，排石渠，列星位。
召風人，香粉曉散，遠咲秦城宮掖之雲。玉簾
晴披長朝，周主羽陵之露。蓋乃聖範好文，宸
旅鑒古之至也。于時仙星增饒，絲雲為衣。裝
居霧帳，相待鵲翅之南北。龍衣備霓裳，亦從龍
蹄之去。留至如夫榆風吹兮，易亂桂月臨兮。
欲晴裁無刀尺，經西母之路而彌縫。染有淺
深，逐子高之駕而潤色者也。既而玉井影上。

銅水聲移，醉天尉湛々之恩。乞星躔奕々之
巧，以言聚丹蜚而成功。雖歡屬堯日之南明，
問青鳥而記事，猶恨暗漢雲之子細。遙隔羽
服之化，忽列仙衣之衿。云爾謹序。

九月盡日於佛性院惜秋源順

佛性院者，蓋藤納言擇勝地，發弘願所建立
也。寺挿台嶽之西脚，山踞洛城之東頭。自城
至山七八許里，巖路遠矣。樹陰稀焉，暑月疲

本朝文苑卷八
三十九
下坂之僧揮珠汗而求線蘿之蔭暗雨失前途之容枕石稜以待玄夜之明我納言開此院以來自東自西避暑避雨緇素皆蒙草創之益貴賤悉結菩提之緣矧亦每及季節講演法華既知一眼之龜值查孔何疑六牙之象現蓮前利他願海於茲為大矣至于講筵卷兮僧歸香奩掩兮人散主客納言相談曰今日非九月盡乎雖誠玉燭寶典金谷園記

不載其文不傳其美然猶清風朗月之興潘子宋生之詞盡於今霄矣何不相惜哉武衛尚書兩源相公然諾其言吟詠其意即命滿座獻惜秋詞僕竊以秋者天時也惜者人事也縱以有函為固難留蕭瑟於雲衢縱令孟賁而追何遮爽籟於風境豈如惜半日之殘暉期千秋之後會云爾

閏九月盡燈下即事應製
菅野大相國

年有三秋。秋有九月。九月之有此閏。閏亦盡於今霄矣。夫得而易失者時也。感而難堪者情也。宜哉。睿情惜而又惜。于時蘭燈屢挑。桂醕頻酌。近習者侍臣五六。外來者詩人兩三而已。請各即事著于形言。云爾。謹序。

○山水

秋日於河原院同賦山晴秋望多。

勝惟成

于時八月十三日。天晴風露涼。陪藤十一大夫之縱容者。有便門客之。舐毫以瀝思而已。大夫命曰。河原院者。昔乃是相府之甲第。今猶為玉輦之景村。煙霞剝頸之人。未必束馬於池陽。汾陰之遠。觴詠引懷之處。亦得結車於曉霧。夜月之前。吾佇有聞其名。何一不遊其中。先言整駕。數子相從。有院主號安公。亦素望大夫之文采。重之以水石。增之以筆硯。

彼孔宣父之逢程子可咲譎蔓草於路頭陳
太守之遇荀君誰稱爭英華於風思於戲古
人所希今日之會者乎觀夫窻開以對秋山
目極以多晚望紫蓋之嶺嵐踈雲收七百里
之外曝布之泉波冷月澄四十尺之餘至彼
眇連壑而眇眇眺疊岫而迢迢謝靈運之登
高指遺跡而子細顧長康之送遠思往事而
下寧者也既且于談玄之席漏艾舉日之杯醉

關安公語座客雖洛陽城貴公子到此地者
萬數未有決童蒙於幼智之水拔神聽於郡
英之林若此者偶遇雲會兮欣欣試譎露斯
之湛湛賤子魯水奔波之時雖知魚爲龍之
道商風望山之晚還耻羊假席之文叨作唱
首之人徒令燥唇以難云爾

晚秋遊淳和院同賦彼動水中山

源順

淳和院者橘太后之別宮也。太后落飭入道之日。一掃椒庭之塵。長住蓮臺之月。爾來人事雖訛。地勢如舊。軒檻重重。碧波亭之構不異。池塘眇眇。青草湖之樣相同。雖彼岷閬。何以加之。矧亦水銜山影。山任波心。底深則山又深。波動則山又動。誰謂巖靜。轉數仞於一池之秋。誰謂嶺高。浸青黛於綠潭之曉。是以輕漾卷兮。微微崎嶇。吐雲之色。頻蕩細文。鋪

兮瑟瑟。崔嵬戴石之勢。不閑則知強楚。拔山之力。不如季商吹水之風。時也。吾黨才子十有餘輩。出南曹之二窻。入西京之一洞。名雖遊覽。實闢文章。勸學院之鴻才。藤勳。忽賦妙句。獎學院之鯁生。源順。聊記大綱。云爾。
○九日後朝侍朱雀院。同賦閑居樂秋水。應太上法皇製。管贈大相國閑居屬於誰人。紫宸殿之本主也。秋水見於

何處朱雀院之新家也。非智者不樂之。故得我后之歡。脫屣非玄談不說之。故遇我居之。逐虛舟觀夫月浦蕭蕭。分鏡水而繞籬下。砂崖爛爛。縮松江而導階前。况乎垂釣者不謂魚暗思浮遊之有意。移棹者唯聞鴈遙感旅宿之隨時。嗟呼節過重陽。殘菊猶含舊氣。心期百歲。老松彌染新青。風月同天。閑忙異地。臣昔是伏奏青瑣之職。臣今亦追從綠蘿之

身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形骸之外。言語道斷。焉任放之間。紙墨自存矣。云爾。謹序。

夏日與王子過貞上人禪房。翫庭前

水石叙

源順

夫東上人者。我師也。王子者。我友也。尋師結友。寔有緣哉。于時有一流水橫于庭中。疑是長風浦之玄孫乎。為當明月池之赤子歟。其底鏡徹。沙石不能穢之。其聲琴清。詠歌不

能和之況上人之引此水也必匠擇地神仙讓居臨則洗六根之塵聽亦散五醉之氣濡筆柱而聊記歸紙窻而豈忘云爾

夫與夏日陪左相府書閣同賦水樹多佳趣

魚應教

江匡衡

洛陽城中有一佳境本是丞相之甲第重開東閣之榮名或為母儀之仙居屢迴天輿之臨幸爰我相府感其形槩之靈竒增以水樹

之佳趣石梁晨鐘風調彈箏峽之曲春華秋葉雨深錦繡谷之文至如彼千秋之岸鑒而無私萬年之枝攀而有節向蘋藻以觀魚猶垂渭陽之釣栽梧桐以待鳳載轄博陸之車者也夫偏事啓沃者玄元養生之方難求偏賞煙霞者綠綬補袞之道易闕懿矣相府之居此地也朝出則紫宮不遠暮歸亦青山在傍鑿翠池而泛舟是象岳之不忘濟川也締

金埒而閑馬是文事之不捨武備也氣韻之
美不光古乎于時裝賓暇日友人後朝鄉相
四五輩風月數十人酌道德而為酒豈只越
玉鳥之頻飛味禮樂而為肴豈只具江魚之
細切匡術逢壺踏雲葵心向日雖才非一驥
心慙賢相之迴顧而官有三龜首戴聖代之
重恩幸屬盛遊何不記錄云爾

夏白陪負外端尹文亭同賦泉傳萬歲

之聲應教

江以言

夫楚金風胡之利豈非資砥礪之功其桐煙
越之材亦猶待彫刻之力人之好學其義在
斯是以負外端尹以左相府之家督定居東
閣引梓材於群英之中學步北闕期槐路於
累葉之下於戲魯公者周公之嗣嫡也霍禹
者霍光之長男也漢家襲封之後慙蒼頭於
黃山之雲齊國報改之中責北面於東海之

